

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

孔桥雨

【内容提要】 后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国家认同呈现出矛盾性特点，这种矛盾的自我认同也投射到对“他者”的角色认知中。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回顾了俄罗斯国家认同的主要思想来源，并使用质性分析法对俄罗斯总统的话语文本进行编码，进而对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发展趋势进行总体描述。本文认为，俄罗斯国家认同呈现出积极的发展趋势。当前俄罗斯主流社会思潮既承认和肯定现代政治价值及俄罗斯民主国家的身份，同时也避免陷入彻底否定自身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未来俄罗斯将进一步推进国家主义制度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而历史文化差异将成为建构国家身份典型性特征的合法依据。

【关键词】 俄罗斯 国家认同 质性分析法

【作者简介】 孔桥雨，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认同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21 世纪俄罗斯政治话语中对“自我”的描述构成了一个富含变化和冲突的语境。一方面，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政治精英淡化了意识形态问题。2017 年 6 月普京接受美国 NBC 记者采访时强调“俄罗斯是沿着民主道路发展的”^①。但是另一方面，普京在宗教活动中将俄罗斯界定为“最大的东正教国家”^②，并指出“东正教和俄罗斯是不可分割的”^③。同时，在 2014 年瓦尔代会议上明确指出俄罗斯是“带有传统倾向的国家”^④。矛盾的自我身份界定也投射到了对“他者”角色的认知中。尽管随着中俄在各领域合作的不断加深，双边合作模式被俄罗斯政治精英

① Интервью американскому телеканалу NBC.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4688/videos>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держава. <http://pravaya.ru/news/4774>

③ Путин: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оссия неразделимы. <https://pravoslavie.fm/novosti/putin-pravoslavie-i-rossiya-nerazdelimi/>

④ Путин дал на Валдае урок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в политике. <http://tass.ru/politika/1531748>

誉为“21世纪国家间互动的典范”^①，但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互惠象征未能完全改变主体间知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态度改观并没有像中俄伙伴关系提升得那么快^②。那么，矛盾的现象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国家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会让俄罗斯选择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本文尝试将历史分析法和质性分析法相结合，研究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以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文献回顾

对于认同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国家政体的分类与阐述。当代身份问题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身份通常被视为拥有共同文化、语言、起源等特征的同质群体在其主体性的推动下或在与他者的比较中获得并内化于自身知识结构中的对于自身特殊性的认识^③。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政治学领域对于身份认同的研究也秉承了两种路径。

首先，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们倾向于从内政视角探讨身份认同问题。马克斯·韦伯、李普赛特、罗伯特·达尔等人对政权合法性获得路径、社会民主发展和政权合法性获得的影响因素、政治影响力等问题的分析都是围绕认同与政治合法性这一核心关系展开，本质上是对统治合法性与政治服从二者关系的探讨^④。

其次，在国际政治学界，理性主义者将身份问题置于全球视野之下，并呈现出一种结构主义的研究偏好。一个国家的身份被认为是由国家间相互关系所塑造的，并对该国的软实力产生影响^⑤。当理性主义者对权力政治逻辑的尊崇导致

① Лавров рассказал о мощном импульсе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Китаем. <http://lenta.ru/news/2016/05/31/impulse>

② Russians warm to China as relations with U. S. cool.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07/08/russians-warm-to-china-as-relations-with-u-s-cool/>

③ 参见 F.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Massachusett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9; 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H. Tajfel, J. C. Turner,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Vol. 33, No. 47, 1979, pp. 33-47.

④ 参见 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美] 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郭为桂、林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美]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⑤ 参见 J.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 Y. Kiseleva, “Russia’s Soft Power Discourse: Identity, Status and the Attraction of Power”, *Politics*, Vol. 35, No. 3-4, 2015, pp. 316-329.

“观念被先验地缩小到介于物质力量和事物结果之间的干预变量这样一种地位”^①，反思主义者批判性地指出了技术理性运用于价值和道德问题时的局限性，以及权力、观念性因素与能动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建构性关系^②。在这种背景下，认同尽管依旧被认为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和重要的‘他者’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自我身份）的形象”^③，但认同能够借助文化“将国家疆界之内的亚文化联系起来”，并为国家的特征赋予“含义”的工具性特点得到了更多关注^④。

简而言之，在政治学视野下，国家认同一方面为政治实体成员对自身语言、文化、历史等固有特征的认同和延续，另一方面，国家认同是在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政治实体的统治者依据外在规范的要求对国家的角色和身份进行建构的过程。俄罗斯作为一个与西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却又具有极大特殊性的国家，其国家身份认同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早在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就意识到了俄国同西方在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上的区别。发生在以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为代表的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争论，其所关注的焦点正是俄国的身份归属和现代化方式问题^⑤。但是观点的交锋没能为这些问题提供一致而明确的答案。

后冷战时期，随着俄罗斯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其国家认同的重构与整合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历史、文化、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等视角研究俄罗斯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32页。

②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富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 by Peggy Kamuf, London: Routledge, 1994.

③ [美] 彼得·卡赞斯坦：《国际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④ Bruce D. Keillor, G. Tomas M. Hult, "A Five - Country Study OF Nation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Vol. 16, No. 1, 1999, p. 67.

⑤ 在19、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发表了大量著作论述俄罗斯的身份、文化特点以及现代化方式等问题，限于篇幅无法逐一列出，仅举几例。Чаадаев П. Я. *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2006; Соловьев В. С.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1888. №2. С. 742 - 761; №4; Хомяков А. С. *Всемирная задача России*.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 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га. 1991; Савицкий П. *Континент Евраз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граф. 1997; Бердяев Н. А. *Душа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16.

国家认同的特点和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等问题^①。其中，中国学者倾向于关注俄罗斯国家认同重建过程中的制度和政策安排^②，而西方的学者则更为青睐国家认同的比较研究^③。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成了讨论焦点：

第一，俄罗斯国家认同的非连续性和现代性问题。学者耶尔·佛格森、理查德·曼斯巴赫根据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同政体类型将“认同”划分为部族认同、帝国—王朝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等^④。在他们看来，在三十年战争前的帝国时期，君主用君权神授来建构王朝认同，激发帝国居民的政治忠诚。三十年战争后，接受了“主权”概念的君主借助民族认同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合法性解释，但是推进了整个欧洲政治演进的民族认同却在俄罗斯国家知识和政治话语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⑤。学者巴里·布赞也指出，民族认同的缺失和由此导致的民族国家跳跃式的发展进程，导致今天的俄罗斯在遭遇国际社会的变化时总是倾向于从历史经验和传统文化中寻找整合国家认同的依据。在保守和开放的张力之间扭曲和摇摆构成了今天俄罗斯国家认同的主要特点^⑥。同单纯强调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前现代性不同，中俄学者一方面认识到俄罗斯在国家认同建构活动中的二元性特点，即在受霸权国家软实力评价标准的同时又对抗这一标准^⑦，同时提出国家认同的重构需要在具有包容性的公民身份认

① 尤莉娅·西涅奥卡娅、华铭：《20~21 世纪之交俄罗斯的国家认同》，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第 12 期；张昊琦：《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载《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6 期；Boris Groys, “Russia and the West: The Quest for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43, No. 3, 1992, pp. 185–198; Stefan Bouzarovski, Mark Bassin, “Energy and Identity: Imagining Russia as a Hydrocarbon Superpower”, *Geographies of Energy of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101, No. 4, 2011, pp. 783–794; Бушует В. В., Титов В.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и роль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е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Вестник МГУ им. М. А. Шолохова. 2011. №4. С. 77–93; Тимофеев И. 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и тенденц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ИМО –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8.

② 左凤荣：《俄罗斯增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举措》，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 年第 3 期；刘莹：《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构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张钦文：《普京时代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载《江苏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徐海燕：《俄罗斯推进国家认同的改革研究》，载《观察与思考》2017 年第 1 期。

③ Byjelana Milojkovic – Djuriic, *Panslav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and in the Balkans, 1830 – 1880: Images of the Self and Others*, Boulder: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Di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B. Frederick B. Chary, Jane I. Dawson, *Eco – Nationalism, Anti – Nuclear Activ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Lithuania and Ukrai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美] 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约瑟夫·拉彼得：《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焯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8 页。

⑤ 同上。

⑥ [英] 巴里·布赞、[丹] 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孙霞、胡勇、郑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 页。

⑦ Y. Kiseleva, “Russia’s Soft Power Discourse: Identity, Status and the Attraction of Power”, p. 321.

同和排他性的族裔认同之间实现和解^①。另一方面，中俄学者指出俄罗斯国家认同是在地理因素、宗教、俄欧关系、国内政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②。在俄罗斯国内，针对国家认同问题各社会思潮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思。例如，支持西方发展模式的一派认为，尽管俄罗斯和欧洲更具有相似性，但“复古性”“大国欧亚主义”“俄罗斯世界”等特点标示着俄罗斯身份认同的特殊性^③。支持欧亚发展模式的一派一方面强调俄罗斯是欧亚国家，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俄罗斯的身份认同是难于界定的^④。此外，为了给国家身份一个相对明确的界定，俄罗斯学者们尝试提出了文化身份划分标准^⑤、“中心—边缘”分析模式^⑥等观点，但是这些努力并未带来身份界定问题上的共识。

第二，俄罗斯对东斯拉夫的历史继承性问题是西方学者们关注的又一焦点。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的爆发导致俄乌关系波动，同时也引发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这一年剑桥大学出版了由学者西蒙斯·富兰克林和爱玛·维德斯主编的《俄罗斯文化中的国家认同导论》，书中引用了众多案例来说明俄罗斯文化和其他东斯拉夫文化的异质性^⑦。在该书的作者看来，对于受过教育的俄国十二月党人而言，帝国统治者宣扬的爱国主义“显然有着不同的含义”，而有着“自由和受欢迎的统治传统”的诺夫哥罗德公国也是和“官方的帝国迷思相矛盾的”^⑧。这一观点立刻引发了关于基辅罗斯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东斯拉夫史中

① Tolz Vera, "Forging the 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ost - Communist Russia",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50, No. 6, 1999, p. 993.

② 冯绍雷：《难以抉择：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俄罗斯国家认同》，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http://www.saiaas.ecnu.edu.cn/iv3471.htm>；刘莹：《普京的国家理念与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重建》，载《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4期；Semenenko Irina, "Ethnicities,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Shaping the Nation in Russia",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67, No. 2, 2015, pp. 306 - 326; Y. Kiseleva, "Russia's Soft Power Discourse: Identity, Status and the Attraction of Power", pp. 316 - 329.

③ Дацок С. А. За что воюет Россия? (часть 1 "Проблемы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нтернет - издание "Хвиля". 2014. <http://www.cogita.ru/a.n.-alekseev/kontekst/s-dacyuk-za-cto-voyuet-rossiya>

④ Федотова В. Г. Хорошее обществ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гресс - Традиция", 2005. С. 16.

⑤ Делюкаров К. Х.,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о -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Под общ. ред. В. К. Егорова, С. В. Степашина. М.: РАГС, 2006. 转引自 Жадэ. З. А.,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и//Человек. Сообще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е. 2007. №1. С. 80.

⑥ Жадэ. З. А.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и//Человек. Сообще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е. 2007. №1. С. 82.

⑦ Simon Franklin, Emma Widdis,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4.

⑧ Ibid.

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①。其中，既有学者对西蒙斯·富兰克林和爱玛·维德斯的观点表示赞同^②，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该书中不仅存在术语和国家的断代使用混乱的问题，而且作者刻意割裂俄罗斯与其他东斯拉夫民族之间的联系，并认为学者不应“以一种方式向那些对乌克兰更感兴趣的人描述罗斯，而对那些对俄罗斯更感兴趣的人使用另一种方式”^③。

上述研究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俄罗斯国家身份的认识，但同时也提示了优化研究可能的路径。首先，尽管西方学者的研究更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研究过程极大地受到了学者个人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影响。研究结论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甚至完全是为了论证某些国家政治行动的合法性而牵强附会。其次，由于俄罗斯国家认同问题更多地涉及软实力或者理念范畴，以实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纯粹量化研究方法，例如 NATID 国家认同量表，便同这一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之间出现某种程度的错位。因此，针对国家认同的定量分析通常只用于特殊研究领域，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④。这导致了现有研究采用的方法相对单一。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认为，俄罗斯国家认同问题难以获得明确而统一的结论。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目的并非要获得具有普适性的终极答案，而是希望借助更加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引入了近年来流行于西方学界的质性分析法。选择这一分析法的原因有二：首先，质性分析法通常借助智能软件对文本或音频样本进行分析，并生成研究者所希望得到的数据，可以防止研究者主观性的过分干扰。其次，质性分析法在本质上是定性分析，更加适合于坚持可知论倾向的理念主义范畴话题的研究。本文尝试将历史分析法和质性分析法相结合，在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前提下，通过更加多元的视角来考察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发展趋势。

① 有关争论可参见：Oleh S. Ilnytkyj, “A Thousand Years of ‘Russianness’?”,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Vol. 47. No. 1/2, 2005, pp. 127 - 138; Charles J. Halperin, “Rus’, Russia and National Identity”,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Vol. 48. No. 1/2, 2006, pp. 157 - 166; Oleh S. Ilnytkyj, “Reply to Charles J. Halperin (Rus’, Russia and National Identity)”,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Revue Canadienne des Slavistes), Vol. 48. No. 1/2, 2006, pp. 167 - 172; Giovanna Brogi Bercoff, “Rus’, Russia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other Voice”,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Vol. 48. No. 3/4, 2006, pp. 355 - 361.

② Charles J. Halperin, “Rus’, Russia and National Identity”, pp. 157 - 166

③ Oleh S. Ilnytkyj, “Reply to Charles J. Halperin (Rus’, Russia and National Identity)”, p. 171.

④ NATID 量表通常用于市场营销领域。可参见：Bruce D. Keillor, G. Tomas M. Hult, “A Five - Country Study OF Nation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Vol. 16, No. 1, 1999, pp. 675 - 84; Shawn T. Thelen, Earl D. Honeycutt Jr, “Assess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between Generations: Us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Sc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Vol. 12, No. 2, 2004, pp. 58 - 81.

二 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思想来源及特点

耶尔·佛格森、理查德·曼斯巴赫根据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同政体类型将“认同”划分为部族认同、帝国—王朝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等，本文参考这一理论，依据历史发展和政体更替顺序来考察俄罗斯国家认同的主要思想来源。按照这一逻辑，东正教是第一个对俄罗斯各部族和俄罗斯帝国身份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并在俄罗斯知识体系中被内化为一种身份典型特征的管制性规范。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取消了多神教的合法地位，强迫居民受洗。尽管此后留里克王朝曾经长时间陷入政治危机和战乱，但罗斯的大主教却成了“唯一一个在头衔上刻有对整个罗斯的所有领土实行统治权的重要公众人物”^①。东正教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部分，并和统治阶层一起掌控着罗斯这一政治实体的话语权，主导着社会主体的认知进程。尽管17世纪中期尼康宗教改革和此后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在客观上削弱了教权，加强了沙皇专制和中央集权，并推进了俄国的欧洲化进程，但是在整个沙皇统治时期俄罗斯帝国以保护东正教基督徒为名进行大量人道主义干涉的事实说明，俄罗斯帝国的认同建立在东正教徒的统一和君主权威的基础上，甚至于关于“人”这一概念的界定也是在东正教语境中实现的^②。

东正教价值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内核，启迪了“俄罗斯思想姗姗来迟的觉醒”，也建构了二律背反的民族性格^③。一方面，对“罗斯圣土”的爱恋催生了神选民族和“第三罗马”的历史使命意识。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容忍、忠恕的精神又带来了谦逊、和平的政治理念。与此同时，尽管泛斯拉夫主义者对民族优越性和“斯拉夫世界将组成一个崇高的理想”的愿景深信不疑^④，但由于东正教对“脱离集体温暖而经历个人的宗教信仰的炼狱之火”的恐惧^⑤，为国家选择自我牺牲的正义性获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同，专制主义也在俄罗斯官方民族性的表

① [英]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一卷），李国庆、宫齐、周佩虹、郭燕青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国际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第149~178页。

③ Флоровский Г. В.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Париж: 1937. 转引自张百春：《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

④ Данилевский С. А.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Библиотека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Жизнь". http://dugward.ru/library/danilevskiy_n_ya/danilevskiy_n_rossiya_i_evropa.html

⑤ Бердяев Н. 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Библиотеки Якова Кротова. http://krotov.info/library/02_b/berdyayev/1918_15_01.html

达中获得了一席之地^①。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东正教的影响体现为俄罗斯对大国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追求，以及遭遇危机时全民族坚韧不拔的斗志和空前强大的自信。

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是塑造王朝认同的重要政治力量。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发展，王朝认同和民族认同最终产生了冲突，在忠于君主和忠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势力之间出现了分化和斗争。天赋人权的思想改造了社会主体原有的知识结构，论证了每个人都拥有进行自我统治的权利，进而为以公民自治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的建立赋予合法性。“国家应该在制度上代表人民的愿望”，这种政治认同标志着政治制度合法化路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以神和王朝政治为基本理性转变为以普遍自愿赞同为基本理性”^②。

面对发生在欧洲的巨变，俄罗斯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寻国家的发展道路。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俄罗斯贵族革命家们所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政府属于人民”等思想激发了关于国家身份和现代化方式的争论。以霍米亚科夫、基利耶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特殊的土地所有制、经济结构、宗教信仰造就了其崇尚整体利益、轻物欲的道德观，并赋予了俄罗斯继承、捍卫和传播东正教精神的历史使命^③。而西方主义者则认为，正是西方文化的普适性特点带来了欧洲发展的辉煌成就，斯拉夫主义者对民族文化的过分强调导致了俄罗斯民族的封闭性，阻碍俄国融入世界文明^④。在本文看来，无论是西方主义者还是斯拉夫主义者都看到了俄罗斯同“他者”的差异，但是在对待差异的问题上二者发生了分歧。斯拉夫主义者主张将差异内化为国家认同，而西方主义者则强调俄国应该弥合差异，重新建构“欧洲国家”的身份。这两种政治主张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话语中均得以体现。

由此可见，在欧洲和俄罗斯，民族国家的产生以及这一概念在社会主体知识结构中涵义的获得分别遵循了不同的路径。启蒙运动、英法革命、工业革命削弱了欧洲和基督教的等同性，提高了欧洲人的自我反思能力，进而促进了议会民

^① 关于乌瓦罗夫对俄罗斯官方民族性的界定，参见 <https://topwar.ru/83071-ministr-narodnogo-prosvescheniya-sergey-semenovich-uvarov.html>

^②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9: Program, Myth, Realit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4-45.

^③ 姚勤华：《19世纪俄国斯拉夫主义思想和运动研究》，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6期；常士刚：《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争论、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载《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④ 赵海峰：《索洛维约夫对斯拉夫主义的批判及启示》，载《学术交流》2009年第12期；杨明天：《恰达耶夫思想概观》，载《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2期。

主、市场经济、普遍公民权和选举权等国家主义观念的形成。随着国家主义^①和民族主义相结合，欧洲的现代化模式表现为“对理性文化、高效经济、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的追求”^②。但是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政体的本质是东正教和君主权威的结合体，而现代民主国家只是以西方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派在对这一结合体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缺乏制度设计的、模糊的政治诉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罗斯的“国家”概念还体现了一种基于对特殊地点或地区的经历和感觉而产生的地理虔诚^③。这种故土情结一方面来源于突出自我意识的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如亚历山大·巴尔考的《回忆》、维克多利娅·扬科夫斯卡娅的《在国界边上》、屠格涅夫晚年的《散文集》。这些作品中无不表达了“在疑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念祖国的日子里”俄罗斯侨民对故土的深切思念^④。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主要社会思潮，特别是欧亚主义，是建构空间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因素。欧亚主义代表人物萨维茨基提出的“发展空间”，古米廖夫的“容纳性地理景观”，以及此后杜金提出的“欧洲大陆主义方案”、“俄罗斯-伊斯兰大陆联盟”等观点勾起了俄罗斯人对数百年来开疆拓土的伟大历史的回忆，同根植于俄罗斯社会意识中的大国情结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国家主义观念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欧亚地缘政治激发了俄罗斯人对故土的忠诚和依恋，成为整合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说“国家”在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语境中是一种政治共识和制度安排，那么在俄罗斯，“国家”不仅意味着君主和教会的权威，同时还体现为一种地理偏好。

民族认同由于其在消融帝国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沙皇统治时期一直处于被压制和边缘化的位置。苏联时期马列主义思想在俄罗斯政治话语体系中获得了主导性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建构的知识体系中，民族、国家让位于阶级，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及相关制度安排也未能在俄罗斯政治体系中获得合法性地位^⑤。

苏联解体后，代议制、市场经济在俄罗斯得以确立，平等、多元、民主、公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国家主义有别于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主义概念，其更多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特性，与作为前现代政治形式的帝国和作为超国家政治形式的社会主义、后现代思潮等相对，而非强调国家之内政权相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优先性。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视角》，第79页。

③ 关于“地理虔诚”的概念，可参见 Yi - Fu Tuan,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60.

④ "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в прозе"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http://shpargalkino.com/stixotvoreniya-v-proze-i-s-turgeneva/>

⑤ [美]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约瑟夫·拉彼得：《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第58页。

民权等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价值也开始在俄罗斯国内传播。但是，俄罗斯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非连续性及其薄弱的社会基础导致现代民主国家身份在其政治语境中的内嵌度较低。同时，这一新的知识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二元偶对因素的影响^①。首先，东正教思想在俄罗斯社会主体的知识体系中发挥着持续的影响。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的情况下，具有悠久历史和社会文化基础的东正教在社会主体知识结构中重新占据了主导性地位，促进了俄罗斯社会作为宗教共同体的实践，进而降低了国家主义的内嵌度。其次，欧洲突破传统主权制度进行的身分重塑对国家主义形成了冲击。二战后一体化实践的深入将欧洲塑造成为一种规范性力量^②。这种规范性力量让很多国家为了成为这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一员而自愿接受欧盟所认可的制度和规范。俄罗斯的邻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如果将欧盟所认可的制度和规范视为一种文化，那么这一文化的边疆已经实现了和俄罗斯领土边界以及东正教文化边疆的接壤。这种集体认同和超国家主义的不断渗透也影响着国家主义在俄罗斯的内嵌度。

综上所述，今天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具有如下特点：（1）思想来源的杂糅性。俄罗斯国家认同是在不同社会思潮、宗教价值、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的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的；（2）发展过程的非连续性。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建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国家认同曾让位于君主权威、东正教价值、民族主义、马列主义阶级观等不同的政治认同，而今天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又面临着前现代国家的宗教价值和后现代国家推崇的超国家主义的挑战^③。

上述特点导致当代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内化过程面临以下困境：

首先，俄罗斯社会无法自觉完成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内化。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和文化同质性的加剧让俄罗斯政治精英意识到，只有具备民主国家的身份，甚至是将超国家主义观念付诸实践才能够得到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认可。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主义观念的基础相对薄弱，社会主体无法通过自我学习改变原有知识结构并自觉建立对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观念的认同，因此俄罗斯政府在进行

^① “二元偶对”这一概念在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施塔的现代化理论中使用。转引自〔美〕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视角》，第19页。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视角》，第79~102页。

^③ 关于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的论述，可参见：Barry Buzan, Gerald Segal, “The Rise of the ‘Lite’ Powers: A Strategy for Postmodern States”,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3, No. 3, 1996, pp. 1-10.

社会整合和动员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传统价值，特别是被视为“俄罗斯精神”来源的东正教价值。

其次，国家认同中呈现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趋势构成了冲突的语境。秉承斯拉夫主义观念的保守主义者将外来事物视为威胁的同时，强调俄罗斯的大国身份。自由主义者则通过强调“共识”与“合作”寻求获得伙伴国家对俄罗斯的认可。

更为复杂的是，俄罗斯政治精英在建构自我知识结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两种政治倾向的影响，话语中充满了矛盾性。以普京本人为例，一方面，他是国家主义制度化的推进者。在他的推动下，一些有关多党制和社会组织的法案被制定，体现出总统本人关于“政治竞争——这是民主的神经和其推动力”的政治信仰^①。但是另一方面，普京也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他曾指出，“今天，当人们再次寻找道德支柱时，千千万万的我们的同胞在宗教中看到了它们。”^②

在实践中东正教也加紧了对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渗透。自 2010 年 4 月开始，俄联邦政府教育和科学部在 19 个地区的中小学开设《东正教文化原理》，并自 2012 年 9 月 1 日起将该课程推广至俄罗斯全境。东正教教会还广泛参与社会服务。同时，大牧首基里尔参政议政程度不断提高。

三 俄罗斯国家认同发展趋势的质性分析

俄罗斯国家认同是各种社会思潮合力之下的产物，随着国际规范的不断发展和国内不同政治思想之间的争论，俄罗斯国家认同也不断实现着吐故纳新。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等诸多原因，俄罗斯并未如西欧国家那样形成和界定相对明确国家认同和标志性政治文化的身份。俄罗斯政治精英不断进行着国家领土边界和文化边疆的再整合。为了更加清晰深入地呈现和了解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发展趋势，本文在使用传统研究方法对影响俄罗斯国家认同形成的主要思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用质性分析法从话语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考察。本文以 2000 年后俄联邦总统在同其他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声明或者官方

^① В. В. Путин: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кач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https://echo.msk.ru/blog/statya/856059-echo/>

^② Встреча с патриархом Кириллом. <https://www.newsru.com/religy/25jul2013/puortho.html>

发言作为目标文本，对文本中有关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的描述进行编码，并通过
对编码结果的分类统计展现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总体发展趋势。选择总统的官方发
言作为目标文本的原因在于：

第一，无论是国际规范的外在影响，还是一个国家寻求发展的内在意愿都会
以话语为载体体现出来。但是，只有具有代表“国家”资格的话语主体才拥有
话语权，他们的话语才能够体现国家的发展战略或对国家的战略选择产生影响，
因为话语主体的社会角色不仅赋予文本社会意义，同时也将话语置于权力关系
之中^①。

第二，从主观意愿上看，解体后的俄罗斯不断推进国家的国际化进程。1996
年俄罗斯成为“上海五国”的创始国，1998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1999年成为
二十国集团成员，2001年俄罗斯成为上合组织创始国。2012年俄罗斯正式成为
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俄罗斯推进自身国际化的进程说明，其国际化进程不仅是全
球化的副产品，同时是一个自觉的过程。

在对语料进行加工前，本文对数据的饱和度进行检验^②。

首先，已有的类似研究为数据饱和度检验提供参照依据。俄罗斯学者马林诺
娃在其文章《利用外部“他者”：俄罗斯总统言论中有关美国与中国的表述
(2000~2015)的比较分析》中同样对语料进行了质性分析。她在俄联邦总统四
个任期内分别选取了11、12、16、17份文本。鉴于此，本文在第三个总统任期
(2008~2012)内选择了12份文本，第四个总统任期(2012年5月~2017年12
月)内选择了19份文本。由于早期材料较为匮乏，且本文的目标语料集中在俄
联邦总统在同其他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领导人会晤后的声明或者官方发言，
因此在普京前两个任期(2000-2004-2008)内总共只收集到11份文本。共计
49个文本。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对数据的饱和度进行了进一步验证。我们逐年列出
与俄罗斯国家认同相关的主题，然后统计每年新主题的数量。从图1中可以看
出，自2009年开始每年新增编码数量小于等于两个。这说明本文所收集的文本
数量已趋于饱和，样本具有代表性。

^① 这一观点可参见 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Wiley, 1992, p. 78; Gee James Paul: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NY: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10, p. 10.

^② 关于数据饱和度的概念，可参考 Anselm C. Strauss, Juliet M. Corbin: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8, p.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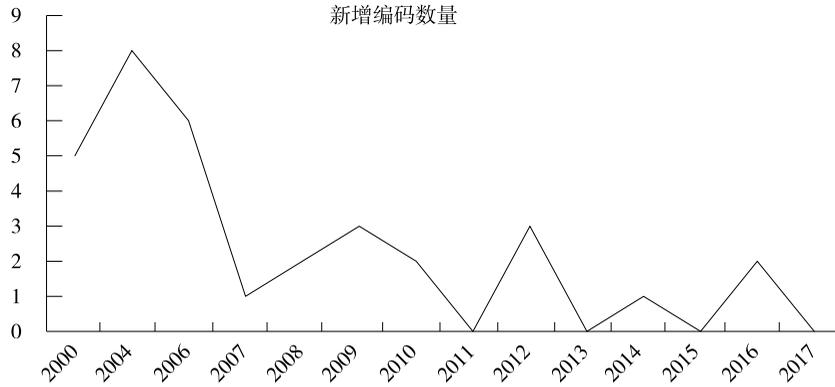


图1 数据饱和度检验

在确定了数据饱和度之后，本文将49份语料中关于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的描述进行编码和分类，并将这些描述按照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所持的价值标准进行分类。其中，由于斯拉夫主义、西欧主义和欧亚主义是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反思，是将俄罗斯作为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实体，而非帝国意义上的，因此本文将具有这些思想倾向的描述全部纳入现代国家的国家主义范畴内。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理论中同样体现了超国家价值，本文将社会主义价值纳入超国家主义范畴内。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三个大的范畴：以东正教价值为代表的前现代国家价值、以国家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国家价值、以欧洲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国家价值。能够体现上述思想倾向的关于国家身份认同的描述在三个阶段语料中所占比例如表1。

表1 与四种政治价值相关的描述在对应时间段内的语料中所占比例（单位：%）

		2002~2008年	2008~2012年	2012~2018年
前国家主义		2.62	1.00	2.58
国家主义		30.75	42.72	40.98
超国家主义	社会主义价值	0.27	-	0.46
	欧洲文化价值	-	2.15	3.00

上述结果体现了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如下发展趋势：

1. 体现国家主义倾向的描述中始终占据最高比例，且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具体而言，将俄罗斯描述为“合作者”的表述在三个阶段的语料中内分别占

22.36%、31.6%、28.83%。关于“俄罗斯是现代价值的支持者”的表述分别为5.44%、4.29%、7.11%。将俄罗斯界定为“国际法、国际规则和秩序的遵守者”的表述分别为2.95%、2.93%、3.0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以来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普京都强调了俄罗斯和欧洲的共同利益和价值^①。其中，梅德韦杰夫直接表示，俄罗斯和欧洲是同在一块大陆上的国家^②。

2. 欧洲政治实践所倡导的价值，诸如“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全欧洲的共有价值”等观念，是在梅德韦杰夫任内出现的新的政治倾向。这些观念和价值主张跨越主权国家疆界，保护和尊重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利益，而且这种思想趋势在普京第三任期内得以保存，其比例有所增长，但是总体上所占比重较低。而与社会主义理论相关的概念仅出现在普京的话语中，其中“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的概念被总统用来解释俄罗斯的角色和身份^③。

3. 东正教价值在国家认同的描述中一直被使用，但是比例并不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以前在借用东正教价值阐述国家认同时，俄联邦国家元首主要描述俄罗斯作为“施予者”的形象，强调俄罗斯帮助遭遇困境和有需要的国家，守护国际正义^④。而2012年以来，俄政治精英不仅直接表明了俄罗斯对东正教历史文化的珍视，同时，还展现了俄罗斯对维护自身国际地位的渴望^⑤。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比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景象更为乐观和积极的发展趋势。

首先，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不同的政治取向，俄政治精英显示出了明确的发展战略——将俄罗斯建设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和实践是

①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 – венесуэль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copy/2239>;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 – чеш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copy/5748>;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пр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http://special.kremlin.ru/catalog/persons/425/events/47739>;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copy/15552>

②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 – венесуэль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copy/2239>

③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 – эквадор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http://www.kremlin.ru/catalog/keywords/82/events/19505>

④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и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ы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итогам встречи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Швейцарии,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ОБСЕ Дидье Буркхальтером. <http://www.kremlin.ru/catalog/keywords/82/events/20973>;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 – египет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http://www.kremlin.ru/catalog/persons/379/events/46441>

⑤ Совместная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с Премьер – министром Греции Алексием Ципрасом.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024>

建构认同的主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2 年任期以来，在总统普京的话语中，俄罗斯国家认同和现代政治价值之间的关系被强化了。这种现象说明，随着国际参与度的提升，俄罗斯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影响，而其中所强调的“民主”“和平”“互利”“独立自主”等价值得到了俄政治精英的承认和重视。另一方面，不断的政治实践让俄罗斯意识到，大国身份的获得不仅依靠硬实力，价值和规范的建构性作用对于获得他者积极的反射评价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并巩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普京积极将俄罗斯描述为一个法理社会，以促进共有认同的产生。

其次，欧洲超国家主义的治理实践所带来的新规范在俄罗斯得到了承认。但是从与超国家主义价值相关的表述所占比例来看，这一价值观念在国家发展中并不具有战略性地位。因此，本文认为，一方面，俄政治精英试图通过对本国国家认同的适度调整来克服同欧洲国家在宗教、地区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进而实现俄欧关系的改善。而另一方面，正如俄学者卡拉加诺夫所说的那样，俄罗斯的现代化是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俄罗斯始终对抗着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欧洲政治和意识形态，同时，谋求实现由欧洲边缘地带向欧亚中心的身份转变^①。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和现代化进程是充分结合本国历史文化特殊性之后，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进行扬弃的结果。

再次，以东正教思想为主要代表的前国家主义价值被认为是在后冷战时期实现俄罗斯国家认同重新聚合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在上述分析中东正教思想并没有获得高百分比，甚至低于超国家主义价值的比例。本文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所选取的文本类型。本文选取俄联邦元首在同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领导人会晤后的公开发言作为对象文本。在这些文本所涉及的大多数语境中，话语客体和话语主体并不具备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话语主体，即俄总统倾向于营造和选取对于话语客体来说更加容易理解的文化语境。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对东正教价值的使用频率。本文认为，这一现象间接说明东正教思想是团结和动员国内社会的工具，在国家的发展中并不占据战略性地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进入 2012 年任期以来，不断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这不仅直接反映出了俄罗斯一直以来的大国主义心态，同时也说明重新获得大国身份是俄政府

^① Sergei Karaganov, A Victory of Conservative Realism.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2016-a-victory-of-conservative-realism/>

一切战略和政策的终极目标。

综上，未来打造“现代民主国家”的国家认同，提升国家主义的制度化程度将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战略重心。如果说欧洲的现代化过程带有后现代和超国家主义色彩，那么俄罗斯国家主义制度化的推进将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保守主义路线。俄罗斯在促进持续发展的同时，将抵抗欧洲的后现代文化价值的渗透，保留本国宗教文化传统，弘扬本国历史成就。

结 论

关于俄罗斯身份认同的讨论体现了一个从自我反思到跨文化博弈的过程。发生于19世纪的那场争论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未来命运的自觉关注与思索。随着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话语体系的建立，欧美所倡导的规范与价值不仅获得了支配性地位，且不断突破地理边界向周边溢出和扩散，欧洲文化的东进运动不断考验着东斯拉夫文化的同质性。

今天，在文化溢出效应和规范的管制性作用的共同影响下，俄罗斯不同的政治派别都肯定了国家主义政治倾向的合法性和优先性，都认同“合作”“民主”“多元化”等政治价值。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身份的建构体现了一个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而“普京所主张的保守主义，是在对俄罗斯保守主义复杂而多样的传统认真思考之后的一种扬弃与继承的综合”^①。

未来的俄罗斯将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不断推进国家主义制度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一方面，俄罗斯将沿着民主国家的道路继续发展。现代民主价值、政治制度将进一步在社会主体的知识体系中得以内化。俄罗斯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同外来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将不断完成去神秘化和去原教旨化。另一方面，俄罗斯将避免陷入彻底否定其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俄罗斯文化将继续维持其在国家认同中的基础性地位。而“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不仅仍将是客观事实，同时也将成为俄罗斯政治精英建构国家身份典型性特征的合法依据。

（责任编辑 聂保诚）

^① 冯绍雷：《大历史中的新定位：俄罗斯在叙事—话语建构领域的进展与问题》，载《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4期。